

▼田貴實(中)與相繼過世的巫萍(左)亞蓬(右)曾有歡笑，現只能由回憶中去細細追尋了。



是你媽媽幫我接生的。」其實，我的母親日據時代受過護理教育，從日據時代即擔任助產士，光復後繼續留在秀林鄉衛生所，民國六十年間退休，民國七十八年去世。巫萍顯然不知道我媽媽七年前就去世了，還叮嚀我好好照顧媽媽。巫萍牽著我的手，引我到屋內坐，剛入大約四、五坪大的斗室，就感受到一股異味撲鼻而來。灰黯的斗室，只有一盞十燭光的日光燈，桌子上雖擺了一架



電視機，兒子去遠洋後，迄今就沒有開機過。床頭櫃的錄音機可能是唯一伴她電器用品。牆角放置一些已經發臭吃剩的飯菜。我問巫萍為什麼不丟棄，她說：熱一熱還可以吃。天啊！居然還有人過著十九世紀邈邈日子。閒聊中她非常稱讚村幹事每月給她三千元，還囑託我見到村幹事一定要謝謝他。這些錢是巫萍唯一經濟來源(三千元其實是老人津貼)，我說夠用嗎？生病怎麼辦？她說：「現在的政府好好喔，到衛生所看病不要錢(偏遠山地部落醫療免

費)。」我說：「平常的生活總是要花錢，這些錢怎麼夠用？」「沒辦法！嫁出去的女兒環境也不是很好，有一搭沒一搭救濟我，三千元扣除水電費勉強可以過生活」巫萍淡淡的說了這段話。沒有時鐘和手錶的巫萍，知道該吃午餐了，拜託我將盛在鍋裡的剩飯、剩菜移到屋外的爐灶溫熱。她緩緩從門口站起來，拄著拐杖走到餐桌，吃飯的動作是那麽熟練，三兩下就這樣飽食一餐。而下一餐如何張羅，想當然還是那道吃剩的飯菜。平常巫萍起得很晚，自己料理家務，見到屋外堆積如山的衣物，我好奇的問：「家裡沒有洗衣機妳怎麼洗？」她說：「難不倒我，把要洗的衣服泡在水池一夜，第二天將衣服揉一揉或用木棍拍打，涼在屋簷下就好了」。水池邊，我看不到任何清潔用的肥皂粉，巫萍垂下頭，她很不好意思的說：「我買不起」。

巫萍似乎沒有被人侍候過，就這樣一個人獨立生活過了下半輩子，每次只要有人去看她就是莫大的恩惠了。而唯一讓她堅持活下去的信念，可能就是期待

彩虹人生

巫萍巫茂

文/攝影◎田貴實



▲巫萍(右)的兒子跑船捕魚十年未歸，對船務公司憤憤不平。

巫萍站在家門圍牆，望著對面浩瀚的太平洋，想到十餘年前去遠洋迄今未歸的兒子，心情劇烈抽痛起來，低聲抽泣口中喃喃自語：媽媽在這兒等你回來。

平靜淳樸的崇德村落，有一戶八十五歲老邁婆婆巫萍，老伴早年去世，問她有幾個孩子，巫萍伸出手指頭，吃力的唸著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有五個計三女二男。女孩都出嫁，一個男的死了，她指著這棟鐵皮屋是死去的男蓋蓋的，另外一個去遠洋還沒回來。

或許我與她去遠洋的兒子，年紀相似，我的來訪頗引她的歡心，她紅腫的眼球斜斜地瞄我一眼說：「年輕人，打從那兒來的？」我說：「對岸的富世村，媽媽叫麗比嗎紅。」巫萍興奮的驚叫起來：「你是麗比嗎紅的孩子，媽媽還好嗎？以前你媽媽對我好，五個孩子都

巫萍巫茂

漢名：歐雪玉 民國一年二月生

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五日歿

地點：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十二鄰一六五號

▼巫萍(右)拄著拐杖，拖著盛水的鍋子準備煮飯。



她遠洋未歸的兒子，她堅信兒子一定會回到她的身邊。我臨走時，掏出口袋僅有的伍佰元，並告訴她有空會再來看看她，巫萍點頭臉上露出渴望的表情。

回家途中，腦海裡一直浮現巫萍乾瘦的臉頰，以及嘴角深溝的皺紋。我內人葉桂蘭卻像一只關不住的小龍頭般，眼淚不斷地自眼眶湧出，難掩內心的激動，自己也忍不住淌下淚水。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部落，或許是血液流有相同

的因子吧。

當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，全世界各地以各種不同的方式，來慶祝母親節的同時，我相信巫萍婆婆，依舊站立在家門圍牆，倚閭望著大海，呼喚她兒子的名字。

後記：

該文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，母親節前夕撰寫，一心掛念討海失蹤兒子的巫萍，一九九八年，終於將兒子喚回來了。而在母子相聚約半年時光後，巫萍靜靜的走到彩虹另一端，與祖靈相會。♥

圖片提供／秦雅紋面文史工作室
網址：<http://hiedu.nhlc.edu.tw/~jayai/>

【更正啟事】

本刊上期「原民之美」單元之「黃梁一夢」，誤將主角「哈隆」植為「哈薩」，特此更正。

來信分享

《源》 滌蕩心靈



攝影◎林枝旺

承蒙長期贈閱「源」雜誌，至謝。貴刊是一份人文氣質高雅的刊物，每期我都細讀，並予珍藏。

為蒙繼續贈閱，請寄加拿大新址。我已自聯合報退休，來此長住，沒有特別的事，不回台灣。海外生活寂寞，很需要像「源」這樣滌蕩心靈的讀物。

來信♥王慶麟(痙弦)加拿大